

# 十八盘林场护林员曹春成 以岁月为尺，守护万木春深

## 脚步丈量青山 林二代成为“活地图”

海拔400多米的山腰上，两座石头房坐落在葱郁的山林间，这是曹春成的“家”。推开房门，墙上挂着泛白的护林员防火责任书，角落摆着磨破的迷彩鞋，桌上整齐地放着一本本巡山日记。

“7月29日，阴有小雨，微风，曹春成巡至竹林。……”巡山日记上，他细致地记录着自己每日巡山情况。

作为“林二代”，曹春成对山林的记忆始于童年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父亲作为林场首批建设者，和林场职工一起，在彼时还是一片荒芜的十八盘山，栽下棵棵松苗。“那时候林场工人非常艰苦，住石屋、啃窝头，喝冷水、点煤油灯，很少有人愿意干，大家常说‘七级工八级工，不如在家种根葱’。”可父亲曹景德告诉他：“守住这片林子，是给后代攒福分，也是给自己积功德。”

1986年，18岁的曹春成接班父亲成为护林员，一守便是39载。春季植树，他带着铁锹、水桶在山间穿梭，一天栽下近百棵树苗；秋冬防火，他背着防火工具巡山，日均步行超3万步，饿了啃煎饼，渴了喝口水，常常从晨曦巡至星落。“责任”二字，是这位腼腆的山东汉子提及工作时最常说的词。

十八盘林场分十八盘、竹子园和大黑峪三个片区，其中面积最大、条件最为艰苦的就是海拔400多米的竹子园片区。2006年，值守此处的老护林员退休，曹春成主动请缨上山。如今他管护的1800亩林地，每日巡山路程接近20公里。“看护山林最主要的是心细，白天巡山时必须把满山的沟沟坎坎牢记于心，晚上巡山则一半靠眼一半靠心。”

有次夜间巡查，曹春成不慎跌进了10余米深的山沟，手电筒受损，手机也没了信号，只有对讲机还能用。为了不让同事们担心，他凭借自己对林子的熟悉，在黑夜中摸爬了五六个小时，才艰难回到3公里外的护林点。

39年光阴，他每年都要磨坏10多双胶鞋，脑海里的林区地图

褚思雨 通讯员 白雪  
时光灿 济宁报道

盛夏的邹城市国有十八盘林场，翠绿流淌林间，山风裹着松香。清晨6点，薄雾尚未散尽，57岁的护林员曹春成已经背上水壶，手握镰刀，踏上了熟悉的巡山路。4000余亩山林在晨光中舒展枝叶，他布满老茧的手掌抚过树干，仿佛在与老友问好——这片山林，这是他守护了39年的“责任田”，也是刻进生命的“绿色家园”。

精确到每片林子的树种、树龄。同事们说：“迷路了，找曹哥；闹虫灾，找曹哥；防火期哪儿最险，还是找曹哥。”他成了十八盘山的“活地图”，连松鼠筑巢的老松、野狸出没的山坳都烂熟于心。

## 铁骨守护绿脉 绿意岁月不负坚守

晨光穿透枝叶，洒在曹春成布满老茧的手上，他折去油松枯枝的动作，是对山林的珍视。“防偷伐、防火灾、防病虫害，这是我们护林员的三大重任。”曹春成说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树木盗伐现象猖獗。“白天不干事儿，晚上专门偷伐。”曹春成说，那几年，有些盗伐团伙常常专趁半夜偷伐树木，于是白天已经巡山一天的他，不得不晚上也打起十二分精神。

一天深夜，不法分子趁着天黑进山偷伐树木。曹春成听见动静后，立即披上衣服前去查看情况，发现盗采人员后立即喝止驱赶。对方见他孤身一人，突然停了下来，用手里的斧头威胁：“林子又不是你家的，别多管闲事！”曹春成毫无惧色：“林子就是我的命，有我在，你们连一块树皮都拿不走！”对方本来就心虚，见曹春成不甘示弱，只好灰溜溜地继续跑。曹春成紧追不舍，却不慎被石头绊倒，腿上摔得鲜血直流。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受伤，他强忍着疼痛继续追赶，直到将对方逼出林场。



扫码看视频。

回到护林房，妻子用温水给他擦血，找来创可贴和膏药贴上。“这点伤不算啥，过几天就好。”曹春成轻描淡写。山上缺医少药，这类小伤都是自行处理。

对山林的爱，让他在发展与保护间坚守底线。在通往十八盘林场办公区域的水泥路上，有一处五六十度的陡坡，路中间有一棵生长茂盛的橡子树，更是增加了驾驶难度。这棵树就是当年修路时，曹春成坚持要留下的。“咱是干啥的、为啥干？办公区可以建，路也可以修，但这些都是为了山林，咱不能因为修路破坏山林。”曹春成最惦记的，是这里的一草一木。

岁月不负坚守。当年的荒山，如今云杉如剑、油松似伞、圆柏成海，负氧离子含量数倍于城区，成了邹城的“天然氧吧”。“这是几代林业人一镐一锹凿出来的。”曹春成望着漫山绿意，眼里满是欣慰。

## 舍小家为青山 山林深处“缺席人生”

“他想上山，我就跟着他上山。”妻子李玉玲说起随夫守山的决定，语气依旧干脆。自2006年上山后，她十几年没有在山下过夜，即便回村看望父母，也要在晚上返回林场，“两个人终归有个照应”。

2020年冬，曹春成下山开会，李玉玲独自巡山时滑下山坡伤了脚。“动也动不了，打电话又没信号，只能等着他来找我。”她回忆说。曹春成找到妻子时，见

她坐在石头上抹泪，心疼又愧疚：“我拿工资上班，她是纯义务帮忙。”李玉玲笑着说：“就算是帮忙，也得按护林员的标准来，不能给咱林子添乱。”

“说不愧疚是假的。”曹春成望着山下的方向，声音低了些。早些年山上没信号，他几乎和家里断了联系，村里的事、孩子的成长，都只能从偶尔上山的村民嘴里听个片段。如今路通了，骑摩托车下山方便了，他却还是很少下山。在山里呆久了，他已经不适应山下的“人多闹腾”。

年近八旬的老母亲独居山下老家，他能做的，就是趁天气好时把老人接到护林房小住。自从到了竹子园片区，他没回过一次家过年，每次都是把母亲接上山，在石屋里煮一锅饺子，听着松涛守岁。

时光磨淡了他对老家的记忆，却因日积月累的巡护让他对管护区的地形地貌、森林资源状况等了然于胸，清晰地记着林区哪里有便道、哪里有什么重点保护树种、缺失了对父母妻儿陪伴，却从来没有缺失过一次巡山、一项工作，几乎踏遍了辖区内的一沟一壑，用脚步无数次丈量山林里的各个角落。

他手机相册里，存着几百张山林照片：春芽破土、夏花绽放、秋叶如火、冬雪压枝。“家人说我是‘山痴’，他们不知道，这片林子早就长在我骨头里了。”如今，每当山风掠过松林，他总觉得是父亲在耳边叮嘱。这份跨越两代

人的坚守，让他在孤独中找到了比个人得失更重的意义。

## 山风传递信念 一个人的“绿色长城”

巡至山腰开阔处，曹春成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望着起伏的林海出神。远处，林场安装的双光谱热成像摄像头，实现24小时监测。防火关键期，无人机也成了林场常客。他笑了——这是属于新时代的护林风景。

这些年，林场的变化日新月异：土路变成了水泥路，石屋换成了砖瓦房，下山的双腿也换成了机动车。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：他依然每天记巡山日记，依然会为一棵受伤的树苗心疼，依然在防火期把“进山不带火”的叮嘱挂在嘴边。

昔日荒山如今满目苍翠，已有山泉汩汩。20年前，林场林木不足30万株，如今已增至50多万株，林木蓄积量达1.8万立方米。50余种动物、120余种昆虫生活于此，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。近几年，林场设置的生态旅游区成为“邹东第一天然氧吧”，现为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之一，森林生态旅游人数和产值每年都保持30%以上的增长率。山脚下的吴庄村，村民们陆续开起了农家乐，端起了“生态碗”，吃上了“旅游饭”。

暮色四合，护林房的灯光亮起。曹春成吃过晚饭，又拿起工具开始夜巡。

青山未老，护林人却已两鬓染霜。曾挑着百斤水桶健步如飞的他，如今已年近六十，山上的环境也让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缠上了身。他常对着老松树发呆：“我要是退了，谁来接班？”他说，若组织允许，退休后他还想和这些老伙计们守在一起。“我也是一棵树，在山里扎下了根，能为后人留片绿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”

山风掠过林海，送来松涛阵阵。如今，无数像曹春成这样的生态护林员行走在青山间，他们的脚步踏过岁月，也走向更葱郁的明天。这片被守护的青山，正用蓬勃的生机，回应着每一份坚守——万木春深时，便是对他们最好的馈赠。